

水滸

第六十八回

宋公明夜打會頭市

盧俊義活捉史文恭

話說當時段景住跑來，對林冲等說道：『我與楊林、石勇前往北地買馬，到彼選得壯竄有筋力好毛片駿馬，買了二百餘匹，回至青州地面，被一夥強人爲頭一個喚做「險道神」郁保四，聚集二百餘人，盡數把馬劫奪，解送會頭市去了。石勇、楊林不知去向。小弟連夜逃來，報知此事。』關勝見說，叫且回山寨與哥哥相見了，卻商議此事。衆人且過渡來，都到忠義堂上，見了宋江。關勝引單廷珪、魏定國與大小頭領俱各相見了。李逵把下山殺了韓伯龍，遇見焦挺、鮑旭，同去打破凌州之事，說了一遍。宋江聽罷，又添四個好漢，正在歡喜。段景住備說奪馬一事，宋江聽了，大怒道：『前者奪我馬匹，今又如此無禮。』晁天王的冤讎未曾報得，旦夕不樂，若不去報此讎，惹人恥笑。』吳用道：『即日春暖，正好廝殺。前者進兵，失其地利，如今必用智取。』宋江道：『此讎深入骨髓，不報得，誓不還山。』吳用道：『且教時遷，他會飛簫』

走壁，可去探聽消息一遭，回來卻作商量。」時邊聽命去了，無三二日，只見楊林、石勇逃得回寨，備說曾頭市史文恭口出大言，要與梁山泊勢不兩立。宋江見說，便要起兵。吳用道：「再待時邊回報，卻去未遲。」宋江怒氣填胸，要報此仇，片時忍耐不住，又使戴宗飛去打聽，立等回報。

不過數日，卻是戴宗先回來，說：「這曾頭市要與凌州報仇，欲起軍馬。見今曾頭市口扎下大寨，又在法華寺內做中軍帳，數百里遍插旌旗，不知何路可進。」次日，時邊回寨報說：「小弟直到曾頭市裏面，探知備細，見今扎下五個寨柵——曾頭市前面，二千餘人守住村口。總寨內是教師史文恭執掌，北寨是曾塗與副教師蘇定，南寨是次子曾密，西寨是三子曾索，東寨是四子曾魁，中寨是第五子曾昇，與父親曾弄守把。這個青州郁保四，身長一丈，腰闊數圍，綽號「險道神」，將這奪的許多馬匹，都喂養在法華寺內。」

吳用聽罷，便教會集諸將，一同商議：「既然他設五個寨柵，我這裏分調五支軍將，可作五路去打他五個寨柵。」盧俊義便起身道：「盧某得蒙救命上山，未能報効，今願盡命向前，未知尊意若何？」宋江大喜，便道：「員外如肯下山，便爲前部。」吳用諫道：「員外初到山寨，未經戰陣，山嶺崎嶇，乘馬不便，

不可爲前部先鋒。別引一支軍馬，前去平川埋伏，只聽中軍砲響，便來接應。」吳用主意，只恐盧俊義捉得史文恭時，宋江不負晁蓋遺言，讓位與他，因此不充他爲前部先鋒。宋江大意，只要盧俊義建功，乘此機會，教他爲山寨之主。吳用不肯，立主叫盧員外帶同燕青，引領五百步軍，平川小路聽號。再分調五路軍馬：曾頭市正南大寨，差馬軍頭領『霹靂火』秦明，『小李廣』花榮，副將馬麟，鄧飛，引軍三千攻打曾頭市正東大寨，差步軍頭領『花和尚』魯智深，『行者』武松，副將孔明，孔亮，引軍三千攻打曾頭市正北大寨，差馬軍頭領『青面獸』楊志，『九紋龍』史進，副將楊春，陳達，引軍三千攻打曾頭市正西大寨，差步軍頭領『美髯公』朱仝，『插翅虎』雷橫，副將鄭潤，鄒潤，引軍三千攻打曾頭市正中總寨，都頭領宋公明，軍師吳用，公孫勝，隨行副將呂方，郭盛，解珍，解寶，戴宗，時邊領軍五千攻打合後步軍頭領『黑旋風』李逵，『混世魔王』樊瑞，副將項充，李堯，引馬步軍兵五千。其餘頭領，各守山寨。

不說宋江部領五軍兵將大進。且說曾頭市探事人探知備細，報入寨中。曾長官聽了，便請教師史文恭，蘇定，商議軍情重事。史文恭道：『梁山泊軍馬來時，只是多使陷坑，方纔捉得他強兵猛將。這夥草寇，須是這條計，以爲上策。』曾長官便差莊客等，將了鋤頭鐵鍬，去村口掘下陷坑數十處，上面虛浮

土蓋，四下裏埋伏了軍兵，只等敵軍到來，又去曾頭市北路，也掘下十數處陷坑。比及宋江軍馬起行時，吳用預先暗使時遷又去打聽。數日之間，時遷回來報說：『曾頭市寨南寨北，盡都掘下陷坑，不計其數，只等俺軍馬來。』吳用見說，大笑道：『不足爲奇！』引軍前進，來到曾頭市相近。此時日午時分，前隊望見一騎馬來，項帶銅鈴，尾拴雉尾；馬上一人，青巾白袍，手執短鎗。前隊望見，便要追趕。吳用止住，便教軍馬就此下寨，四面掘了濠塹，下了鐵蒺藜，傳下令去：教五軍各自分頭下寨，一般掘下濠塹，下了蒺藜。一住三日，曾頭市不出交戰。吳用再使時遷扮作伏路小軍，去曾頭市寨中探聽，他不出何意，所有陷坑，暗暗地記着，離寨多少路遠，總有幾處。時遷去了一日，都知備細，暗地使了記號，回報軍師。次日，吳用傳令：教前隊步軍，各執鐵鋤，分作兩隊。又把糧車一百有餘，裝載蘆葦乾柴，藏在中軍。當晚傳令與各寨諸軍頭領：來日巳牌，只聽東西兩路步軍先去打寨，再教攻打曾頭市北寨的楊志、史進，把馬軍一字兒擺開，如若那邊擂鼓搖旗，虛張聲勢，切不可進。吳用傳令已了。

再說曾頭市 史文恭只要引宋江軍馬打寨，便着他陷坑，寨前路狹，待走那裏去。次日巳牌，聽得寨前砲響，追兵大隊都到南門。次後，只見東寨邊來報道：『一個和尚輪着鐵禪杖，一個行者舞起雙戒刀，

攻打前後！史文恭道：『這兩個必是梁山泊魯智深、武松。』猶恐有失，便分人去幫助曾魁，只見西寨邊又來報道：『一個長髯大漢，一個虎面賊人，旗號上寫着「美髯公」，朱仝，「插翅虎」，雷橫，前來攻打甚急。』史文恭聽了，又分撥人去幫助曾索。又聽得寨前砲響，史文恭按兵不動，只要等他入來，場了陷坑，山後伏兵齊起，接應捉人。這裏吳用卻調馬軍，從山背後兩路抄到寨前，前面步軍，只顧看寨，又不敢去；兩邊伏兵，都擺在寨前；背後吳用軍馬趕來，盡數逼下坑去。史文恭卻待出來，吳用鞭梢一指，軍寨中鑼響，一齊排出百餘輛車子來，盡數把火點着，上面蘆葦乾柴，硫黃焰硝，一齊着起，烟火迷天。比及史文恭軍馬出來，盡被火車橫欄當住，只得回避，急待退軍。公孫勝早在陣中，揮劍作法，借起大風，刮得火焰捲入南門，早把敵樓排柵，盡行燒毀，已自得勝，鳴金收軍，四下裏入寨，當晚權歇。史文恭連夜修整寨門，兩下當住。

次日，曾塗對史文恭計議道：『若不先斬賊首，難以追滅。』囑付教師史文恭牢守寨柵，曾塗率領軍兵，披掛上馬，出陣搦戰。宋江在中軍，聞知曾塗搦戰，帶領呂方、郭盛，相隨出到前軍。門旗影裏，看見曾塗，心懷舊恨，用鞭指道：『誰與我先捉這廝，報往日之讎？』小溫侯、呂方拍坐下馬，挺手中方天畫

戟，直取曾塗。兩馬交鋒，軍器並舉，鬪到三十合已上，郭盛在門旗下，看見兩個中間，將及輸了一個。原來呂方本事，迭不得曾塗，三十合已前，兀自抵敵不住，三十合已後，戟法亂了，只辦得遮架躲閃。郭盛只恐呂方有失，便驟坐下馬，撚手中方天畫戟，飛出陣來，夾攻曾塗。三騎馬在陣前，絞做一團。原來兩枝戟上，都拴着金錢豹尾。呂方、郭盛要捉曾塗，兩枝戟齊舉，曾塗眼明，使用鎗只一撥，卻被兩條豹尾攪住朱纓，奪扯不開，三個各要掣出軍器使用。『小李廣』花榮在陣中看見，恐怕輸了兩個，便縱馬出來，左手拈起雕弓，右手急取鈹箭，搭上箭，拽滿弓，望着曾塗射來。這曾塗卻好掣出鎗來，那兩枝戟兀自攪做一團。說時遲，那時疾，曾塗掣鎗，便望呂方項根攔來。花榮箭早先到，正中曾塗左臂，翻身落馬，頭盔倒卓，兩腳蹬空。呂方、郭盛，雙戟並施，曾塗死於非命。十數騎馬軍，飛奔回來，報知史文恭，轉報中寨。

曾長官聽得大哭。只見傍邊惱犯了一個壯士曾昇，武藝絕高，使兩口飛刀，人莫敢近。當時聽了大怒，咬牙切齒，喝教：『備我馬來，要與哥哥報仇！』曾長官攔當不住，全身披掛，綽刀上馬，直奔前寨。史文恭接着勸道：『小將軍不可輕敵。宋江軍中，智勇猛將極多。若論史某，意只宜堅守五寨，暗地使人前往淩州，便教飛奏朝廷，調兵選將，多撥官軍，分作兩處征勦：一打梁山泊，一保曾頭市，令賊無心戀戰，必

欲退兵，急奔回山。那時史某不才，與汝兄弟一同追殺，必獲大功。『說言未了，北寨副教師蘇定到來，見說堅守一節，也道：『梁山泊吳用那廝，詭計多謀，不可輕敵，只宜退守，待救兵到來，從長商議。』曾昇叫道：『殺我親兄，此冤不報，更待何時！直等養成賊勢，退敵則難。』史文恭、蘇定阻當不住。曾昇上馬，帶領數十騎馬軍，飛奔出寨搦戰。宋江聞知，傳令前軍迎敵。當時秦明得令，舞起狼牙棍，正要出陣，闖這曾昇，只見『黑旋風』李逵，手搭板斧，直奔軍前，不問事由，搶出垓心。對陣有人認的，說道：『這個是梁山泊『黑旋風』李逵。』曾昇見了，便叫放箭。原來李逵但是上陣，便要脫膊，全得項充、李兗、蠻牌遮護。此時獨自搶來，被曾昇一箭，腿上正着，身如泰山，倒在地下。曾昇背後馬軍，齊搶過來，宋江陣上秦明、花榮，飛馬向前死救，背後馬麟、鄧飛、呂方、郭盛，一齊接應歸陣。曾昇見了宋江陣上人多，不敢再戰，以此領兵還寨。宋江也自收軍駐紮。

次日，史文恭、蘇定只是主張不要對陣，怎禁得曾昇催併道：『要報兄讎。』史文恭無奈，只得披掛上馬。那匹馬便是先前奪的段景住的千里龍駒，『照夜玉獅子』馬。宋江引諸將擺開陣勢迎敵。對陣史文恭出馬，怎生打扮：

頭上金盔耀日光，身披鎧甲賽冰霜。

坐騎千里龍駒馬，手執朱纓丈二鎗。

斯時史文恭出馬，橫殺過來，宋江陣上秦明要奪頭功，飛奔坐下馬來迎。二騎相交，軍器並舉。約鬪二十餘合，秦明力怯，望本陣便走。史文恭奮勇趕來，神鎗到處，秦明後腿股上早着，倒攔下馬來。呂方、郭盛、馬麟、鄧飛四將齊出，死命來救。雖然救得秦明，軍兵折了一陣。收回敗軍，離寨十里駐扎。宋江叫把車子載了秦明，一面使人送回山寨將息，再與吳用商量教取『大刀』、『關勝』、『金鎗手』、『徐寧』，并要單廷珪、魏定國四位下山，同來協助。宋江自己焚香祈禱，占卜一課。吳用看了卦象，便道：『雖然此處可破，今夜必主有賊兵入寨。』宋江道：『可以早作準備。』吳用道：『請兄長放心，只願傳下號令，先去報與三寨頭領，今夜起東西二寨，便教解珍在左，解寶在右，其餘軍馬，各於四下裏埋伏已定。』

是夜，天清月白，風靜雲閒，史文恭在寨中對曾昇道：『賊兵今日輸了兩將，必然懼怯，乘虛正好劫寨。』曾昇見說，便教請北寨蘇定、南寨曾密、西寨曾索，引兵前來，一同劫寨。二更左側，潛地出哨，馬摘鬃鈴，人披軟戰，直到宋江中軍寨內，見四下無人，劫着空寨，急叫中計，轉身便走。左手下攔出『兩頭蛇』

解珍，右手下擡出『雙尾蝎』解寶，後面便是『小李廣』花榮，一發趕上。曾索在黑地裏，被解珍一鋼叉，擗於馬下。放起火來，後寨發喊，東西兩邊，進兵攻打寨柵。混戰了半夜，史文恭奪路得回。

曾長官又見折了曾索，煩惱倍增。次日要史文恭寫書投降。史文恭也有八分懼怯，隨即寫書，速差一人齎擎，直到宋江大寨。小校報知，曾頭市有人下書，宋江傳令，教喚入來。

小校將書呈上，宋江拆開看時，寫道：

曾頭市主曾弄頓首，再拜宋公明統軍頭領麾下。日昨小男，倚仗一時之勇，誤有冒犯虎威。向日天王率衆到來，理合就當歸附。奈何無端部卒，施放冷箭，更兼奪馬之罪，雖百口何辭！原之實非本意。今頑犬已亡，遣使講和。如蒙罷戰休兵，將原奪馬匹，盡數納還，更齎金帛犒勞三軍，免致兩傷。謹此奉書，伏乞照察。

宋江看罷來書，心中大怒，扯書罵道：『殺吾兄長，焉肯干休？只待洗蕩村坊，是吾本願！』下書人俯伏在地，凜顫不已。吳用慌忙勸道：『兄長差矣。我等相爭，皆爲氣耳。既是曾家差人下書講和，豈爲一時之忿，以失大義？』隨即便寫回書，取銀十兩，賞了來使。回還本寨，將書呈上。

會長官與史文恭拆開看時，上面寫道：

梁山泊主將宋江，手書回覆曾頭市主會弄帳前國以信而治天下，將以勇而鎮外邦，人無禮而何爲，財非義而不取。梁山泊與曾頭市，自來無仇，各守邊界，奈緣爾將行一時之惡，惹數載之冤。若要講和，便須發還二次原奪馬匹，并要奪馬兇徒郁保四，犒勞軍士金帛。忠誠既篤，禮數休輕。如或更變，別有定奪。

會長官與史文恭看了，俱各驚憂。次日，會長官又使人來說：『若肯講和，各請一人質當。』宋江不肯，吳用便道：『無傷。』隨即便差時遷、李達、樊瑞、項充、李竟五人前去爲信。臨行時，吳用叫過時遷，附耳低言：『如此如此，休得有誤。』不說五人去了，卻說關勝、徐寧、單廷珪、魏定國到了。當時見了衆人，就在中軍紮駐。

且說時遷引四個好漢，來見會長官。時遷向前說道：『奉哥哥將令，差時遷引李達等四人前來講和。』史文恭道：『吳用差遣五個人來，必然有謀。』李達大怒，揪住史文恭便打，會長官慌忙勸住。時遷道：『李達雖然粗鹵，卻是俺宋公明哥哥心腹之人，特使他來，休得疑惑。』會長官中心只要講和，不聽。

史文恭之言，便教置酒相待，請去法華寺案中安歇，撥五百軍人前後圍住。卻使曾昇帶同郁保四，來宋江大寨講和。二人到中軍相見了，隨後將原奪二次馬匹，并金帛一車，送到大寨。宋江看罷道：「這馬都是後次奪的。正有先前段景住送來那匹千里白龍駒，「照夜玉獅子」馬，如何不見將來？」曾昇道：「是師父史文恭乘坐着，以此不會將來。」宋江道：「你疾忙快寫書去，教早早牽那匹馬來還我。」曾昇便寫書，叫從人還寨，討這匹馬來。史文恭聽得，回道：「別的馬將去不吝，這匹馬卻不與他。」從人往復去了幾遭，宋江定死要這匹馬。史文恭使人來說道：「若還定要我這匹馬時，着他即便退軍，我便送來還他。」

宋江聽得這話，便與吳用商量。尙然未決，忽有人來報道：「青州，凌州兩路有軍馬來到。」宋江道：「那廝們知得，必然變卦。」暗傳下號令，就差關勝，單廷珪，魏定國，去迎青州軍馬；花榮，馬麟，鄧飛，去迎凌州軍馬。暗地叫出郁保四來，用好言撫恤他，十分恩義相待，說道：「你若肯建這場功勞，山寨裏也教你做個頭領。奪馬之仇，折箭爲誓，一齊都罷。你若不從，曾頭市破在旦夕，任從你心。」郁保四聽言，情願投拜，從命帳下。吳用授計與郁保四道：「你只做私逃還寨，與史文恭說道：「我和曾昇去宋江寨中講

和，打聽得真實了。如今宋江大意，只要賺這匹千里馬，實無心講和，若還與了他，必然翻變。如今聽得濟州、凌州兩路救兵到了，十分心慌，正好乘勢用計，不可有誤。」他若信從了，我自有處置。

郁保四領了言語，直到史文恭寨裏，把前事具說一遍。史文恭領了郁保四來見曾長官，備說宋江無心講和，可以乘勢劫他寨棚。曾長官道：「我那曾昇當在那裏，若還翻變，必然被他殺害。」史文恭道：「打破他寨，好歹救了。今晚傳令與各寨，盡數都起，先劫宋江大寨。如斷去蛇首，衆賊無用，回來卻殺李逵等五人未遲。」曾長官道：「教師可以善用良計。」當下傳令與北寨蘇定，東寨曾魁，南寨曾密，一同劫寨。郁保四卻閃入法華寺大寨內，看了李逵等五人，暗與時邊走透這個消息。

再說宋江同吳用說道：「未知此計若何？」吳用道：「如是郁保四不回，便是中俺之計。他若今晚來劫我寨，我等退伏兩邊，卻教魯智深、武松引步軍殺入他東寨；朱仝、雷橫引步軍殺入他西寨；卻令楊志、史進引馬軍截殺北寨。此名「番犬伏窩之計」，百發百中。」

當晚卻說史文恭帶了蘇定、曾密、曾魁，盡數起發。是夜月色朦朧，星辰昏暗。史文恭、蘇定當先，曾密、曾魁押後，馬摘鸞鈴，人披軟戰，盡都來到宋江總寨。只見寨門不關，寨內並無一人，又不見些動靜，情知

中計，即便回身。急望本寨去時，只見曾頭市裏鑼鼓砲響，卻是時遷爬去法華寺鐘樓上，撞起鐘來，聲響爲號，東西兩門，火砲齊響，喊聲大舉，正不知多少軍馬，殺將入來。卻說法華寺中李達、樊瑞、項充、李堯，一齊發作，殺將出來。史文恭等急回到寨時，尋路不見。會長官見寨中大鬧，又聽得梁山泊大軍兩路殺將入來，就在寨里自縊而死。曾密逕奔西寨，被朱全一朴刀搥死。曾魁要奔東寨時，亂軍中馬踐爲泥。蘇定死命奔出北門，卻有無數陷坑，背後魯智深、武松，趕殺將來，相逢楊志，史進，亂箭射死。蘇定後頭撞來的人馬，都擲入陷坑中去，重重疊疊，陷死不知其數。

且說史文恭得這千里馬，行得快，殺出西門，落荒而走。此時黑霧遮天，不分南北。約行了二十餘里，不知何處，只聽得樹林背後，一齊鑼響，撞出四五百軍來，當先一將，手提桿棒，望馬脚便打。那匹馬是千里龍駒，見棒來時，從頭上跳過去了。史文恭正走之間，只見陰雲冉冉，冷氣颼颼，黑霧漫漫，狂風颯颯，虛空中一人，當住去路。史文恭疑是神兵，勒馬便回，東西南北，四邊都是鬼蓋陰魂纏住。史文恭再回舊路，卻撞着『浪子』燕青，又轉過『玉麒麟』盧俊義來，喝一聲：『強賊，待走那裏去！』腿股上只一朴刀，搥下馬來，便把繩索綁了，解投曾頭市來。燕青牽了那匹千里龍駒，逕到大寨。宋江看了，心中一喜一怒：

喜者得盧員外建功，怒者恨史文恭射殺晁天王，讎人相見，分外眼睜。先把曾昇就本處斬首，曾家一門老少，盡數不留。抄擄到金銀財寶，米麥糧食，盡行裝載上車，回梁山泊，給散各都頭領，犒賞三軍。且說關勝領軍殺退青州軍馬，花榮領兵殺散凌州軍馬，都回來了。大小頭領，不缺一個。又得了這匹千里龍駒，『照夜玉獅子』馬，其餘物件，盡不必說。陷車內囚了史文恭，便收拾軍馬，回梁山泊來。所過州縣村坊，並無侵擾。回到山寨忠義堂上，都來參見晁蓋之靈。宋江傳令教『聖手書生』蕭讓作了祭文，令大小頭領，人人掛孝，個個舉哀，將史文恭剖腹剜心，享祭晁蓋已罷。宋江就忠義堂上，與衆弟兄商議立梁山泊之主。

吳用便道：『兄長爲尊，盧員外爲次，其餘衆弟兄，各依舊位。』宋江道：『向者晁天王遺言：「但有人捉得史文恭者，不揀是誰，便爲梁山泊之主。」今日盧員外生擒此賊，赴山祭獻晁兄，報仇雪恨，正當爲尊，不必多說。』盧俊義道：『小弟德薄才疏，怎敢承當此位？若得居末，尙自過分。』宋江道：『非宋某多謙，有三件不如員外處：第一件，宋江身材黑矮，貌拙才疏；員外堂堂一表，凜凜一軀，有貴人之相。第二件，宋江出身小吏，犯罪在逃，感蒙衆弟兄不棄，暫居尊位；員外生於富貴之家，長有豪傑之譽，雖然有些

凶險，累蒙天祐。第三件，宋江文不能安邦，武又不能附衆，手無縛雞之力，身無寸箭之功，員外力敵萬人，通今博古，天下誰不望風而服。尊兄有如此才德，正當爲山寨之主。他時歸順朝廷，建功立業，官爵陞遷，能使弟兄們盡生光彩。宋江主張已定，休得推托。盧俊義拜於地下，說道：『兄長枉自多談，盧某寧死實難從命。』吳用勸道：『兄長爲尊，盧員外爲次，人皆所伏。兄長若如是再三推讓，恐冷了衆人之心。』原來吳用已把眼視衆人，故出此語。只見『黑旋風』李逵大叫道：『我在江州捨身拚命，跟將你來，衆人都饒讓你一步。我自天也不怕！你只管讓來讓去，做甚鳥！我便殺將起來，各自散火！』武松見吳用以自示人，也發作叫道：『哥哥手下許多軍官，受朝廷誥命的，也只是讓哥哥，如何肯從別人？』劉唐便道：『我們起初七個上山，那時便有讓哥哥爲尊之意，今日卻要讓別人！』魯智深大叫道：『若還兄長推讓別人，洒家們各自撒開！』宋江道：『你衆人不必多說，我自有個道理，盡天意，看是如何，方纔可定。』吳用道：『有何高見，便請一言。』宋江道：『有兩件事。』正是教梁山泊內，重添兩個英雄；東平府中，又惹一場災禍。直教『天罡』盡數投山寨，『地煞』空羣聚水滸。畢竟宋江說出那兩件事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九回

東平府誤陷『九紋龍』

宋公明義識『雙鎗將』

話說宋江不負晁蓋遺言，要把主位讓與盧員外，衆人不伏。宋江又道：『目今山寨錢糧缺少，梁山泊東，有兩個州府，卻有錢糧：一處是東平府，一處是東昌府。我們自來不曾攪擾他那裏百姓，若去問他借糧，公然不肯。今寫下兩個圖兒，我和盧員外各拈一處，如先打破城子的，便做梁山泊主，如何？』吳用道：『也好。聽從天命。』盧俊義道：『休如此說。只是哥哥爲梁山泊主，某聽從差遣。』此時不由盧俊義當下便喚『鐵面孔目』裴宣，寫下兩個圖兒。焚香對天祈禱已罷，各拈一個。宋江拈着東平府，盧俊義拈着東昌府，衆皆無語。

當日設筵，飲酒中間，宋江傳令，調撥人馬：宋江部下：林冲，花榮，劉唐，史進，徐寧，燕順，呂方，郭盛，韓滔，彭玘，孔明，孔亮，解珍，解寶，王矮虎，『一丈青』張青，孫二娘，孫新，顧大嫂，石勇，郁保四，王定六，段景住；大小頭領二十五員，馬步軍兵一萬，水軍頭領三員：阮小二，阮小五，阮小七，——領水軍駕船接應。

盧俊義部下：吳用，公孫勝，關勝，呼延灼，朱仝，雷橫，索超，楊志，單廷珪，魏定國，宣贊，郝思文，燕青，楊林，歐鵬，凌振，馬麟，鄧飛，施恩，樊瑞，項充，李竟，時遷，白勝——大小頭領二十五員，馬步軍兵一萬，水軍頭領

三員：李俊，童威，童猛——引水手駕船接應。其餘頭領并中傷者，看守寨棚。

分俵已定，宋江與衆頭領去打東平府，盧俊義與衆頭領去打東昌府。衆多頭領各自下山。此是三月朔一日的話。日暖風和，草青沙軟，正好廝殺。

卻說宋江領兵前到東平府，離城只有四十里路，地名安山鎮，紮駐軍馬。宋江道：「東平府太首程萬里和一個兵馬都監，乃是河東上黨郡人氏。此人姓董，名平，善使雙鎗，人皆稱爲『雙鎗將』。有萬夫不當之勇。雖然去打他城子，也和他通些禮數。差兩個人，齎一封戰書，去那裏下。若肯歸降，免致動兵；若不聽從，那時大行殺戮，使人無怨。誰敢與我先去下書？」只見部下走過一人，身長一丈，腰闊數圍。那人是誰，有詩爲證：

不好資財惟好義，
貌似金剛離古寺。

身長喚做『險道神』，
此是青州郁保四。